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淮南鴻烈解卷十三

漢 高誘 注

氾論訓 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為化大歸於一故曰氾論

古者有鍪 謀 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 古者蓋三皇以前也鍪頭著兜鍪帽言未知制冠也綣領皮衣屈而紩之如今胡家韋襲反褶以為領一說鍪放髮也綣統頸而已皆無飾也 其德生而不辱 刑措不用也 予而不奪 予予民財也不奪無所徵求於民也 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 非猶譏呵也懷歸也 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 政不虐生無夭折也 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

獸可羈而從也從猶牽也豈必褎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褎衣謂方與之衣如今吏人之左衣也博帶大帶句襟今之曲領襃衣也委委貌章甫冠名古者民澤處復穴處居也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為窟室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蟁蝱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穩也宇屋之垂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黄帝臣世本曰伯余制衣裳一曰伯余黄帝緂恬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緂銳索功也後世為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古者剡耜而

耕摩蜃而耨（剡利也耜耒屬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苗穢也）木鉤而樵抱甀而汲（鉤鐮也樵薪蒸甀武今兗州曰小武為甀幽州曰瓦）民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耰鉏斧柯而樵桔皐而汲（椓椎三輔謂之儓所以覆種也）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絶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窬（俞）木方版以為舟航（窬空也方並也舟相連為航也）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運所有輸所無）乃為靻（祖）蹻而超千里肩負儋（躭）之勤也（靻蹻靻靸也勤勞也）而作為之楺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為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為之

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循隨也當時之可改則改之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名也稱諸父兄師友舜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廢長立聖以庶代嫡聖人之權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

二十而嫁共男子自巳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巳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故不從制

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牖下小歛於戸内大歛於阼階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殯於賓位祖於庭葬於墓也於阼階猶在主位未忍以賓道遠之殷人殯於兩楹之間楹柱也記曰殷殯之於堂上兩柱之間賓主共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賓道遣之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舜世也瓦棺陶瓦夏后氏堲即周夏后氏禹世無棺槨以瓦廣二尺長四尺側身累之以蔽土曰堲周殷人用槨用柏為槨厚之宜以棺為制也周人牆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槨故牆

設翣狀如今要扇畫文揷置棺車箱以為飾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也夏后氏祭於闇於室中中中夜祭之也殷人祭於陽堂上日平旦祭也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於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庭也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榘矩彠約之所周者也榘方也彠度法也魯昭公有慈

母而愛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父所命養己者也此大夫之妾士之妻謂之女母禮為緦麻三月昭公獨練也）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皐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盧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豔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致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禮樂不為禮樂所制）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

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之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末

言時本意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聖人所言微妙凡人雖得之口不能以言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常道深隱幽冥不可道也猶聖人之言微妙不可言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專獨制斷也事無由已請而後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洞洞屬屬婉順貌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慎之至也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籍圖籍也政治也籍或作阼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懾服也可謂能

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也北面委玉帛之質執臣之禮也請而後為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人人以其寵位行其所好憎其所憎也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一行之禮非隨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法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鍾磬故曰調而不更琴瑟

絃有數急柱有前却故調事亦如之也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言法制禮義可以為治之基耳非所以為治治在其人之德猶弓矢射之具也非能必中中在其人之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身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身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可也唯仁義不可改耳故萬世不更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當合也祥順也古者人醇工龎商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龎氣堅緻也商樸不為詐也女重貞正無邪也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

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檗策錣而御馯馬也（鏑銜口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黄所制馬口也錣揣頭箴也馯馬突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結繩以治也）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有制令煥乎其有文章其政常仁義民無犯法干誅故曰無刑）夏后氏不負言（言而信也）殷人誓（以言語要誓亦不違）周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者殺牲歃血以為信也）逮至當今之世忍訽（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

古之兵弓劒而已矣槽曹柔無擊脩戟無別槽柔木矛無擊無鐵刃也刺鋒也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塹也一日渠甲名幨幰所以禦矢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鬬連車弩通一弦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右為機開發之曰銷車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者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舜時有苗叛舜執干戚而舞於兩階之間有苗服從然

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從也）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猶檢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變改也）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循遵也）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

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
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
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內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
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
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
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
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
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

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沈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睎望也故聖人以身體之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

則懦懦則不威 推猶移也 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 縱放也 刑推則虐虐則無親 虐害也善害人人無親之 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 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任也一德不解曰簡大臣陳成子 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 難殺簡公之難 使呂氏絶祀而陳氏有國者 太公姓呂簡公其後也絶祀陳氏代之也 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 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 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 制 狗之驚以殺子陽 舍人

家臣也國人逐猘狗以亂擾舍人因之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舛乖也安定趨歸也）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鬱湮也轉讀作傳）清之則燋而不謳（燋悴也謳和也）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三人皆善謳者）侯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一曰曼長）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行

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接見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他賢秦伐取其西河之地湣汶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湣王田常之後代呂氏為齊侯春秋之後僭號稱王淖齒楚將奔齊為臣湣王無道淖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而死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孫叔敖楚大夫薳賈伯盈子夫絃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

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猶尊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真謂不拔骭毛以利天下弗為不以物累己身形也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丹穴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西方日所入處也反踵國名其人南行武迹北向空同戴勝極下之地大夏在西方北戶在南方奇肱脩股之民在西南方凡此八者皆九州之外八寅之域者也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

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此近諭諸華也彼遠諭八寅也於諸華所是八寅所非而八寅所是諸華所非八寅所是而行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鍾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道和陰陽鼓一聲以調五音故擊之諭寡人以義者擊鍾鍾金也義者斷割故擊之告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為音聲事者非一品故振之語寡人以憂者擊磬磬石也磬聲急憂亦急務故擊之有獄訟者搖鞀獄亦訟訟一辯於事故取小鞀搖也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者食也以勞天下之民勞猶憂也此

而不能達善効忠者則才不足也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發適戍入芻槀戍守長城也入芻槀之稅以供國用頭會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稅箕賦似箕然斂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之司農也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縣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皆在遼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禪於會稽是也會稽或作沿海南至豫章桂林豫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蓋在太原或曰代郡廣昌東五阮門是也道

路死人以溝量言滿溝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漢高祖劉季也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執利兵伐無道以求百姓之命祈之於皇天也當此之時天下雄儁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千人為儁百人為豪萬人為英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墮入也給至也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言尚武也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繼文王受命之業武

王誅無道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高祖於新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曰委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路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黃帝樂干楯戚斧也春夏舞者所執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曲室中之區隅言狹小八極八方之極言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

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方也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理道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閒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也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

形者雖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朞年而紂乃亡終古向藝二賢人名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乃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尅之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惷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湣王以大齊亡為淖齒所殺也

田單以即墨有功燕伐齊而滅之得七十城唯即墨未下田單以市吏率即墨市民以擊燕師破之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於岐周在西天乃眷然顧西土此唯居周言我宅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臺或作宮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

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二君處彊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之于人言不慎行已之德而乃反備天下之人來誅也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彊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已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尅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

太行山也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作固固必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無為於五行之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滿而不溢也昔者周書有言曰周史之書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用可否相濟也上言者常也為君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

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尾生魯人與婦人期於梁下水至溺死也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周者王城也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酒肉曰饗牛羊曰犒芬其指犒也秦師曰行千里而襲之遠主有備而師無繼不如還遂還師而去也故曰却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為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

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楚恭王中厥目而擒之過而能跌故曰恭也潘尫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簒之四子楚大夫簒音救恭王衰讀微微讀救恭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坐不能起也黃衰微舉足蹵促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失禮謂舉足蹵君也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蒼吾繞孔子時人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

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運正迴也）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拯升也出溺曰拯）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況父兄乎故溺則拯之祝則名君周人以諱事神敬之至也）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

無常形勢能合醜反善合於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猶聚也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見人往走則知人姓字又嗜酒人以酒搏之飲而不能息不知當醉以擒其身也乾干鵲知來而不知往乾鵲鵲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知歲多風多巢於木枝人皆探其卵也此修短之分

也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萇弘周景王之大夫數曆術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畔其君也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人助范氏至敬王二十八年晉人讓周周為殺萇弘以釋之蘇秦匹夫徒走之人也靻蹻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蘇秦洛陽人羸虆橐也蓋步蓋也蘇秦相趙趙封之為武安君初帶虆橐襜步蓋歷說萬乘之君合山東之從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從無有不服諾者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

偃王於衰亂之世修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恥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種佐句踐報怨於吳王夫差獲千里之地而越王終已疑之賜其屬鏤以死屬鏤利劔也此皆達於治亂之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萇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不知為身謀也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内之尋常而不塞不窕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在小能小不塞急也使天下

荒亂禮義絕網紀廢殭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胄生蟣虱（乘加也攘平除生蟣虱不離體也）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幄幕也處猶棲也）而乃始服屬臾之貌（謹也）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殭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

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詘（納）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致太平七年歸政北面為臣）桓公以功滅醜（立九合一匡之功以滅爭國之惡也）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

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灼燃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鑿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為易也言河上本非丘壟之處有易之猶多以大言之也以諭萬事多變於少也水激興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為平雖有激波猶以為平平者多也猶橘柚冬生人曰冬死者衆也薺麥夏死人曰夏生者多也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陳中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胷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

立於魯國（復汶陽之田也）管仲輔公子糾（糾）而不能遂（遂成也）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布衣之士不以為益友也人君不以為義臣也）然而管仲免於累紲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略大也小善忠也數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蹏之涔不能生

鱣鮪（鱣大魚長丈餘細鱗黄首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仲春二月從西河上得過龍門便為龍）而蜂房不容鵠卵（房巢也）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若其大畧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顔涿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駔祚也而為文侯師（駔驕怚一曰駔市儈也言魏國之大儈也）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也及為魏臣能安其危解其患也戰國策曰芒卯也）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楚將

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畧得也畧猶道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不能存亡接絶者何小節伸而大畧屈伸用屈廢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好拚人之善揚人之短訾毀人行自獨畢藏衆人所疾而不容之也一說訾訾毀也行有毀缺者不爲衆人所容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疏長蹠足距大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

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天下不以予子丹朱舜有卑父之謗瞽叟降在庶人湯武有放弒之事殷湯放桀南巢周武弒紂宣室五霸有暴亂之謀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德未能純皆有爭奪之驗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文武備具而不責備於人也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任其力所能任也自修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修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行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半圭曰璜夏后氏之珍玉也考瑕釁也明月

之珠不能無纇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纇盤若絲之結纇也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俎調五味以干湯卒為賢相太公之鼓刀太公河內及人有屠釣之困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夫發于鼎俎之閒出于屠酤之肆肆列也解于累紲之中興于牛頷

合之下洗之以湯沐祓弗之以爟灌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爟火取火於日之官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火所以祓除不祥也立置也本朝國朝也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內合於君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為上自任耳目聰明以得賢人之故不復用度量之術取人而亟求賢於朝肆之列草莽之中失賢人必多矣何可言求賢也何則能効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

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肖象似也故很者類知而非知很者自用像有知非真愚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割有似於仁非真仁也戇者類勇而非勇戇者不知畏危難有似於勇非真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槀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但其仁與不仁異也故斂工惑斂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工也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君盧或云碔砆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不失其情也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

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薛齊邑燭庸氏子通利劍）臾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惡）水如甘苦知矣（臾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也哈口也）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廩丘齊邑齊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從道未得行不欲虛祿辭而不受故不復利人刀鉤也）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城人堯欲以天下與之洗耳而不就）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

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予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

大功今為賞首何也智伯求地於趙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勉趙氏之臣張孟談潛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也　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

服中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為韓之戰處一年者謂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晉惠公夷吾倍秦納己之賂秦興兵伐晉戰於晉地韓原也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猶牽也將獲穆公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為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

（直出三甲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出金隨罪輕重有分兩也）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箭十二為束也）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治箭之并好者也）鑄金而為刃（刃五刃也刀劔矛戟矢也）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官卯其名也魯之諂人孔子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鄧析詭辯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禁）以近諭遠以小

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為善淨身無欲信仁而已順其天性故易為不善貪欲無厭皷人自戕戾其天性故難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姦私亦盜也而盜取之符節成信印封亦所以為信也管牡籥金管闗藏也篡弑下謀上也矯擅作君命誣以惡覆人也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

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勒主問吏也)無愚夫惷婦皆知為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

遂成也

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勤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衆也故猶意也而汝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

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茍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今夫霤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湖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荆佽非兩蛟夾繞其

虛無欲也 霤溜 榼渴

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懼揜其氣也（揜奪也）又況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雛鷇（和）毛者為駒犢柔者為皮肉堅者為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蠬蜄（蠬甚）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為燐（燐人）弗怪也（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為燐遠望炯炯若燃火也）山出嘄（交）陽（嘄陽山精也人

形長大面黑色身有毛若反踵見人而笑水生罔象水之精也國語曰龍罔象也木生畢方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井生墳羊土之精也魯季子穿井獲土缶其中有羊是也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禨祥而為之立禁禨祥吉凶也禁戒也總形推類而為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為上牲大高祖也一曰上帝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刄者

太祖軵葺其肘軵擠也枕戶橉閫而臥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者也夫饗大高而彘為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其絺綿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為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裘狐之屬也故曰貴賈之物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讐之資用也讐忌也相戲以刃太祖軵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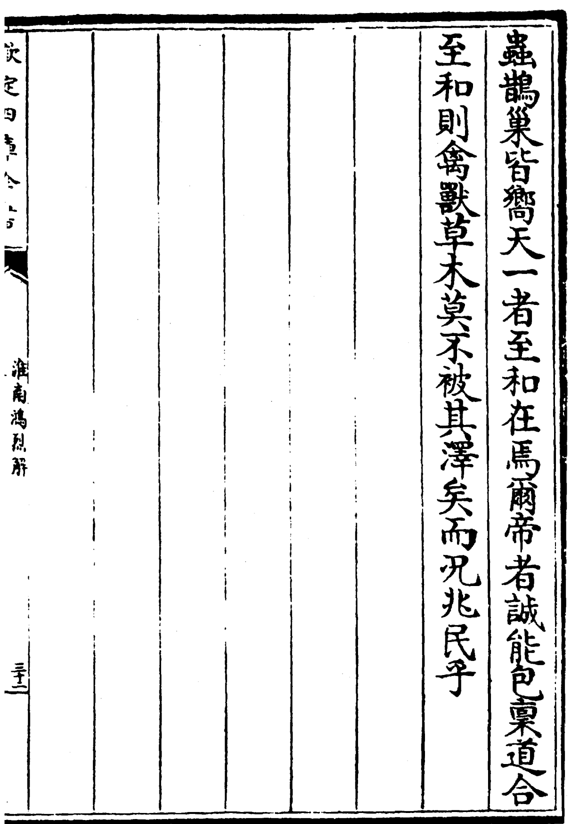
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讎爭忿鬭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累恐也枕戶橉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矣虛孔竅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粗捔角者也離者必病離遭也故託鬼神以伸誡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宮府者也故以禨祥明之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

遠矣而愚者以為禨祥而佷者以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箒臼杵者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旦至食時為終朝也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為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重累

故炎帝於火而死為竈炎帝神農以火德王天下死託祀於竈神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勞天下謂治水之功也託祀於后土之神后稷作稼穡而死為稷周棄也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羿堯時之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窫窳之屬有功于天下故死託祀於宗布祭田為宗布謂出也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傍布也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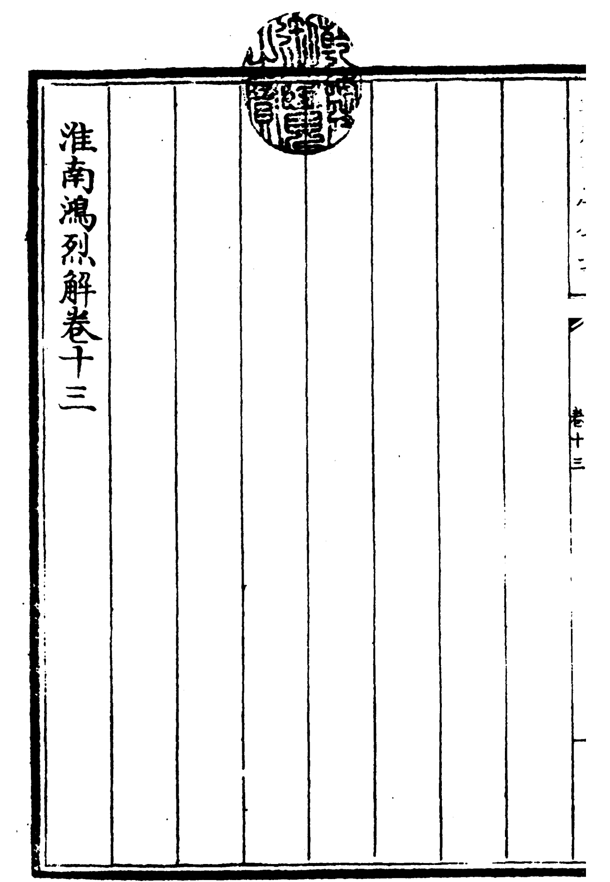
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為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僦楚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為軸之折也有如轅軸其上以為造不知轅軸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兎為走而破其玦

也因佩兩玦以為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
有似於此夫鴟目大而睡不若鼠蚈足衆而走不若蛇
物固有大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
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
論也唯道之在者為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
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
解劒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
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為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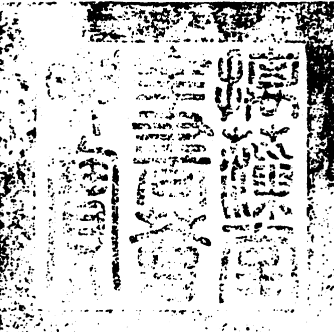


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

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况兆民乎



淮南鴻烈解卷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徐士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淮南鴻烈解卷十四 五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淮南鴻烈解卷十四

漢 高誘 注

詮言訓 詮就也就萬物之指以言其徵事之所謂道之所依也故曰詮言

洞同天地渾沌為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 太一元神總萬物者 同出於一所為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為萬物莫能及宗 謂及已之性宗同於洞同 故動而為之生死而為之窮皆為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

不物之物恍惚虛無物物者造萬物者也此不在萬物之中也稽古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以名尸尸主也不為謀府不為事任不為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朕兆也不為福先不為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為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

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為王子慶忌死於劒王子慶忌者吳王僚之弟子闔閭弑僚慶忌勇健亡在鄭闔閭畏之使要離刺慶忌羿死於桃棓棓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棓音棒子路菹於衛蘇秦死於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蝯元狖鶴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

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人性之無以為者不務也）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為方規不正不可以為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已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

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己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為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强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五事皆見而德無所立位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度水而無游數雖强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況託於舟航之上乎為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

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浮華載於亡者也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廣成子黃帝時人也多知為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

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强勝不若己者至於與同則格言人力能與己力同也己以强加之則戰格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便用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泰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攜幼扶老

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四世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無以天下為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為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厭持也治騷搔勞也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皐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為己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船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

張之一謂歙之持舟檝者為近岸為歙遠岸為張也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己以遊於世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

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攘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至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己也故閒居而樂無為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則所欲者至矣故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為不可奪以

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内從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於不亂治不亂之道尚未牢固也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剉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為物不損則益動有為也不成則毁不利則病皆險也險言危難不可行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殽秦穆公勝西戎為晉所敗於殽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柏莒楚昭王服諸夏而吳敗之柏莒莒春秋作舉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

以寧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將送也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為善則觀衆人之所觀也為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

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已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為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為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為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偽滅也名與道不

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章明也息止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聖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為善欲為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己欲見譽於為善而立名於為質則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治不修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為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更償也事之敗也不足以弊身故重為善若重為非而幾於道矣天下

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探籌捉籌也以為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舉說己之疵則怨之鑑見其醜則善鑑鑑鏡也鏡見人之好醜以為善鏡也人能接物而不與己焉則免於累矣而不與己若鏡人形而不有好憎也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公孫龍以白馬非馬氷不寒炭不熱為論故曰貿也鄧析巧辯而亂法鄧析教鄭人以訟訟不俱回子産誅之也蘇秦善說而亡國由其道則善無章修其理則巧無名故以

巧鬬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言知巧之所施始之以慧於陽善終於陰惡也）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揜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

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贍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為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跡於為善而息名於為仁也外交而為援事大而為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實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饜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反背叛也雖割國之錙錘以事人六兩曰錙倍錙曰錘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為全

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斆死而民弗離則為名者不伐無罪而為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為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為也所以無為也何謂無為智者不以位為事勇者不以位為暴仁者不以位為患可謂無為矣夫無為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

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既變矣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贍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偩負而辭助自負自恃也辭助不受傍人之助也一人之力以圍強敵不杖衆多而專用身

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為讎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修明矣聖人勝心（心者欲之所生也聖人止欲故勝其心而以百姓為心也）衆人勝欲（心欲之而能勝止也）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

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植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宮交爭三宮三關謂食視聽也以義為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為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饑而大飧非不贍也然而弗為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為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

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與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函牛受一牛之鼎也崑山之玉瑱崑山崑崙也瑱式也而塵垢弗能污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言不求而所求至也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寒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

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為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形形而言之並見也）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言己不能使人無智力但能使人不以智力加於己）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

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若湯武承桀紂而起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内藏不為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内失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為質者必困於性常思為質不修自然則性困也百步之中不忘其

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鵲應一舉千里則形如塵芳以其翮美也）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為期也（行道之人皆以為期）直己而足物（己山也言山特自生萬物以足百姓不為百姓故生之也）不為人贛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得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喜奪唯滅迹於無為而隨

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理事理情欲也）而為受名名興則道行
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
則為害始福則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唯不求福
者為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
霸故國以全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寄
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為可以託
天下也（言不貪天下之利故可以天下託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
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

布神勞於謀智遽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愁人禍福皆生於己非旁人也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時無所監所監者非玄德故為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屈短奇長也服之不衷身之災也無瑰異之行服不視其所服衆不觀視也行不觀言

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不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為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情無符檢，非所樂也。行所不得已之事，揖讓者不得已而為。而不解構耳，豈加故為哉？豈故者遭時宜而制禮，非故為也。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為麗。歌舞而不事為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中無根心，强為悲麗。善博者不欲牟，博其棊不傷為之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齊得其適也。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

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欲勝也）駎（呪）者不貪最先（駎競驅也）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雖有智慧鑽之彌牢無術不能達也）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

之詩以治天下古琴五絃至周有七律增為七絃也南風愷樂之風周公散臑如不收於前臑前肩之美也鍾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畮一守百畮之田一夫一婦守也不遑啓處遑暇啓開也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為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為也弗能無虧尸不能治狗事不虧也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無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為祝無害於為尸不能御者不以為僕無害於為佐故位愈尊而身

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無為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為制有為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卞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為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爭也兩人相鬬一羸在側羸劣人也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鬬者雖強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鬬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

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則以為佚闇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詘有福則羸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有謂古禮執羔麋鹿取其跪乳羣而不黨）止成文（文謂威儀文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蓼菜小皆有行列也）瓶甌有堤（堤瓶甌下安也）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饋進食也）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内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牀衽席弗能安也衽柔弱也菰飯犓牛弗能甘也菰凋胡也琴瑟鳴竽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為天子而不免為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憫憂也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

於佚以佚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度而無溉於志度隱也溉灌也已自隱藏不以他欲灌其志也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方道也庶幾鄉於道也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本終必調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鬬爵所以飲爭滿不滿之間鬬而相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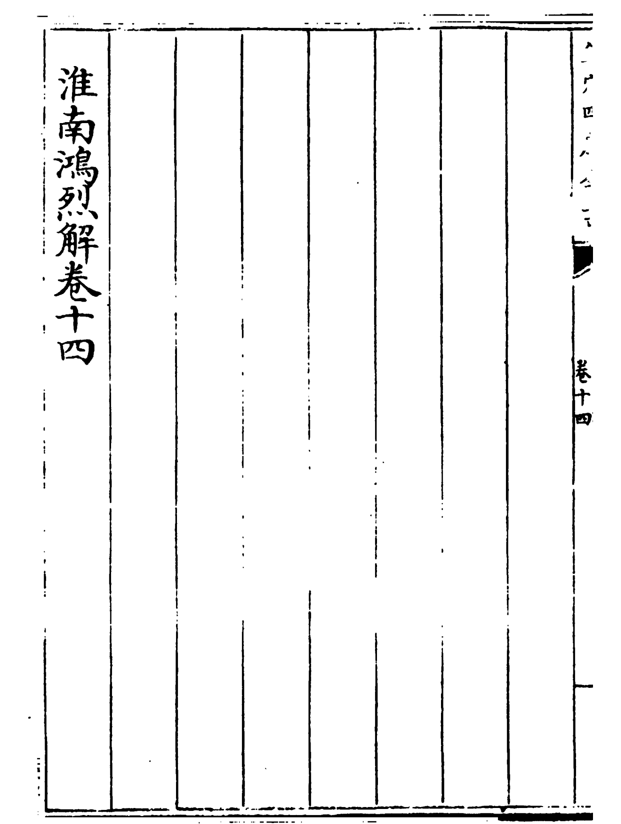
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詩者衰世之風也故邪而以之正小人失其正則入於僻樂之失刺鄉飲酒之樂歌鹿鳴鹿鳴之作君有酒肴不召其臣臣怨而刺上者非也禮之失責禮無往不復有施於人則責之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徵音之中有羽聲而以徵音名之者羽音徵以著言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立一名謂仁義智勇焉以聖人之言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言陽氣自

大寒日月長溫以致大熱與大寒和遠也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雚蕈席之先所從生出於雚與蕈蕈也樽之上玄樽樽酒器所尊者玄水俎之先生魚祭俎上有以生魚也豆之先泰羹木豆謂之豆所盛泰羹不調五味也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貴之所祭宗廟也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

損益於己質有之也言人質不可變於火聖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失時失其時非失其時以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己而待命之去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為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不以名移志也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足

以概志故兼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爾遠矣身以上從己生以前至於荒芒荒芒上古時也故遠自死而天地無窮爾滔矣從己身死之後至天地無窮滔曼長也以數雜之壽雜匝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為一匝也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龜吐故內新故壽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浮游渠畧也生三日死以浮游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也可與言道矣君子為善不能使富必來不為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

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葬其骸於曠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廟之中謂之明堂也神貴於形也以人神在堂而形骸在野故神制則形從神制謂情也情欲使不作也而形體從心以合形勝則神窮形勝謂人體躁動勝其精神神窮而去也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聰明雖用於內以守明神安而身全謂之太沖沖調也


淮南鴻烈解卷十四

淮南鴻烈解卷十五

漢　高誘　注

兵畧訓

兵防也防亂之萌皆在畧謀解喻至論用師之意也故曰兵畧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畧畧獲也將以存亡繼絶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蹏者趹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

則强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强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爍鐵而為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强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絶中絶謂若殷王中相絶滅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黄帝嘗與炎帝戰矣炎帝神農之末世也與黄帝戰於阪泉黄帝滅之顓頊嘗與共工爭矣共工與顓頊爭為帝觸不周山故黄帝戰於涿鹿之野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涿鹿在上谷堯戰於丹水之浦堯以楚伯受命滅不義於丹水丹水在南陽舜伐有苗有苗三苗也啓攻有扈禹之

子啓伐有扈於甘
甘在右扶風郡

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況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為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

奪為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於攘天下（攘奪也）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所為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為殘賊是為虎傅翼曷為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猵獺（食魚者也）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況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

樹木毋抉墳墓毋爇熱五穀爇燒也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尅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淅米而儲之淅漬也唯恐

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為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塹塹傅堞而守傅守也堞城上女牆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為之故也夫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為者衆去之衆之所助

雖弱必强衆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言萬物可朕也所為道不可朕也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運

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慴（摺）悽（零）沮膽其處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修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

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獲五度獲誤也五度五行也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脩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偪偪迫也處大而不窕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振毫之末或曰宇中四宇也莫不順比道之浸洽滒淖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格射之椹質也的射准也驥一節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鼓之日謂陳兵擊鼓鬬之日也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軔車不支騎不被鞍鼓不振

麾旗不解卷卷束也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嚮因民而慮天下為鬬獵者逐禽車馳人趨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為斥闉因要遮者斥候也闉塞也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捽族捷疾取也招杼船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為天下除害而與萬民

共享其利民之為用猶子之為父弟之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己用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為己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三詆詆要事也治國家理境内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懐其德修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强約束

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錞淳相望錞錞于也形如鍾以和鼓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維枹浮綰而鼓之綰貫也枹也係於臂以擊鼓也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修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殷衆也軫乘輪多盛貌此軍之大

資也而勝亡焉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賌該之數奇賌陰陽奇秘之要非常之術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遺之道難以衆同也夫論除謹論除論賢除吏謹慎也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五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軍尉所以尉鎮衆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發有所見斥斥度候視也此候之官也軍候候望者也隧路亟隧道也亟言治軍隧道疾也行輜治行輜道路輜重也賦丈均賦治也軍壘尺丈均平也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軍司空補空修

繕者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輿衆也候領輿衆在軍之後者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為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

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為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卷屈取也沅湘二水名）北繞潁（影）泗（潁泗二水名也）西包巴蜀東裹郯（談）淮（巴蜀郯淮地名）潁汝以為洫（洫溝也）江漢以為池垣之以鄧林（鄧林沔水上險）緜之以方城（緜落也方城楚北塞也在南陽葉也）山高尋雲谿肆無景（肆極也極谿之深不見景也）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為甲冑脩鎩短鏦（鏦小矛也鏦音匆）齊為前行積

弩陪後積弩連弩也錯車衛旁疾如錐矢錐金鏃箭羽之矢也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垂沙地名衆破於柏舉楚國之强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强秦懷王入秦秦留之藍田也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二世秦始皇少子胡亥也勢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檝所通莫不為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饑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阿房地名秦所築也發閭左之戍秦皆發閭左民未及發而秦亡也收太半之賦背民之三

而稅二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隨逮應召也肆刑極刑輅輓輦橫木也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憀憀賴也憀音遼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陳勝字涉汝陰人也大澤沛蘄縣袒右脫右臂衣也稱為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為矜棘棗酸棗也矜矛柄同周錐鑿而為刃周內也然矜以內鑽鑿也剡摲攕筡屠奮儋儋鑺摲剡銳也鑺斫也鑺音瞿以當脩戟強弩攻城畧地莫不降下天下為之麋沸螘倚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

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太歲在寅）至汜而水（汜地名水有大雨水也）至共頭而墜（共頭山名在河曲共山墜隕也）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時有彗星柄在東方可以掃西人也）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鬬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

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德先勝之而後乃戰湯武是也）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勢侔則有數者禽無數（侔等也）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

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訟（公也）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為之謀形見者人為之功衆見者人為之伏器見者人為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燿而玄

逐進退詘伸不見朕塹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龍魚也飛之疾者也）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饑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條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圉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

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用疾雷之聲不暇復塞耳也）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鏜之與鞈（鞈鼓鞞聲）眯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麾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陵之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為故鼓鳴旗麾當者莫不廢滯崩阤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淩人者勝待人者敗為人杓者死（杓所擊也）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

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為體而民以將為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

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蚿之足(蚿馬蠸也)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强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為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

此謂氣勢硤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蟠屈也）却笠居（却偃覆也笠簦）羊腸道（羊腸一屈一伸）發笱門（發笱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饑渴凍暍推其揜（安）揜擠其揭揭（擠排也揜揜欲卧也揭揭欲拔也）此謂因勢善用間諜（言軍之反間也）審錯規慮設蔚施伏（草木蓄盛曰蔚也）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摶前後不相撚（撚蹂蹈也）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

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成拔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瞰敵之城中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為苟發故勝定而後戰鈐縣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無一動動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敵家之兵不來相交復也國無守城矣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有形無為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

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為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間急填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仆之敵若反靜為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言我之盡調以待敵也）若動而應有見所為彼持後節（彼謂敵持後節敵在後使先己）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右陂西也）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

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遬速人不及步鋗喧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蟠乎黃盧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填填旗立牢端貌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

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為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罝罘飛鳥不動不絓網羅魚鼈不動不擐脣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發如風雨所淩必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圉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挃（挃擣也）萬人之更進（更代也）不如

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章華楚之高臺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壺榼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勢不齊士不同力也將寡而用衆者用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

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為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為麋鹿者則可以置罘設也麋鹿有兵

（而不能以鬭無術之軍也）為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魚鼈之兵散而不集）為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鴻鵠之兵高而無被）唯無形者無可奈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為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為之象深哉睭（希）睭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九旋之淵（九旋言深淵也）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

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為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捧雖順

招揺挾刑德（招揺斗杓也刑十二辰也德十日也）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旱矢激則遠夫栝淇衛箘簵（栝箭栝也淇衛箘簵箭之所出也）載以銀錫（載飾也飾箭以銀）雖有薄縞之幨（縞細繒也）腐荷之矰（荷蓮花也矰猶矢也）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丘（虛舉不駕也風疾飛之下大遲復上高丘也）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

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況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誂吊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誂卒也雖卒然合與天下爭人誰敢在其上者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角亢為青龍參井為白虎星張為朱雀斗牛為玄武用兵者右參井左角亢背斗牛鄉星張此順北斗之銓衡也所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所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為儀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堂

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氷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為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為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為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曠（壙）曠如夏湫（啾）漻（遼）如秋典凝如冬（典常凝正也常正於冬也）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清音濁觀彼之

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掩覆也覆其節制斷割也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摯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為之以歙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

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為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為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

上視下如子則必正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則不難為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鬬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孫子名武吳王闔閭之將軍也是故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饑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

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為之勞也欲民為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人雖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

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死事以軍事死賞其後子孫也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鍾竽敦六博敦者致也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凡此三事者人所從蹊隧者也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負程也為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

勇而不可淩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嚂（罕）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詮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揍（揍理也）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彍（廓）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修諸己而後求諸人先

為不可勝而後求勝修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為埴則不能成盆盎陶人化為埴陶人復變為埴土不能化埴土也工女化而為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為奇兩爵相與鬬未有死者也鸇鷹至則為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為躁奇有出於人治為亂奇飽為饑奇佚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為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五殺五行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

故動而為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為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擇巨旗擇卷取也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續

不相越淩翼輕邊利翼軍之翼之邊而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修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賌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禨祥此善為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見用水火出珍怪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起竭梢小柴也竭埃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為詐佯者也錞鉞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為充榦者也充盈榦強也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

出處此善為地形者也因其饑渴凍暍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易平地也）險則用騎涉水多弓（水中不可引弩故以弓便）隘則用弩（隘可以手弩以為距）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為設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

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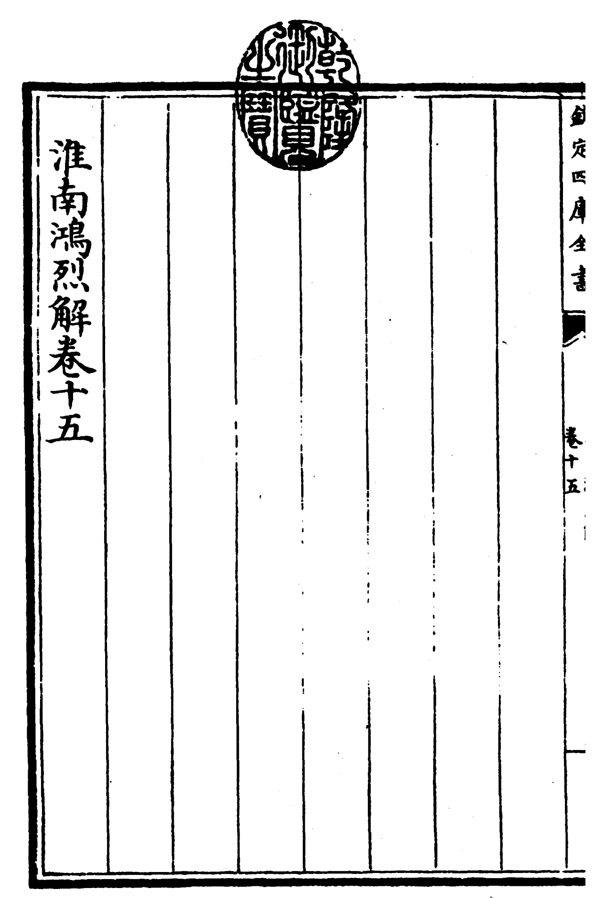
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言積怨不服之也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鬭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晉公謂平侯也擒之服晉也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

喜誅憢悍遂過憢勇急也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干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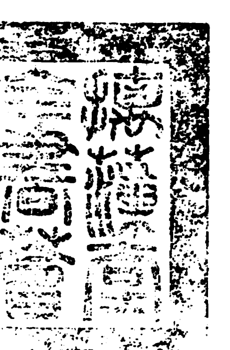
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鬋（鬋爪送終之禮去手足爪）設明衣也（明衣喪衣也在於閤寘故言明）鑿凶門而出（凶門北出門也將軍之出以喪禮處之以其必死也）乘

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鬬氣厲青雲疾如馳鶩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為調決於封外卒論斷軍中言有罪而誅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齊服大

勝三年反舍大勝敵者還三年乃反故舍也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内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淮南鴻烈解卷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舉人臣杜安詩